

“去年寒假快开始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位老奶奶，在人体解剖学系善志楼附近转悠。她说，老伴儿捐了遗体，被送来这里，想他了，就来看看他。她也签订了“志愿捐献遗体登记表”，成为一位“捐友”，离世后，会来这里，和他一起。”

南京医科大学学生黄晓敏介绍，在学校的解剖楼外，偶尔能看到在门口一直“转悠”的人，那可能是“大体老师”的家人。

大体老师，是对捐献遗体用于医学教学与研究者的尊称，是医学生的第一个“老师+患者”。第一次手起刀落、第一次感受人体的质感、第一次看清器官的分布和形状、第一次直观思考错综复杂的血管如何在人体曲折徘徊……都源自这群人。

“宁愿医学生在我身上解剖千刀万刀，不愿医生在病人身上开错一刀。”这句话，是他们的信念。在南京，遗体捐献志愿者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捐友”。

“没有他们，何来医学的进步。他们无法言语，却是最好的良师。”6月7日，在南京，健康时报记者走近了这个群体。

### “在我的遗体上，划下千刀万刀”

南京医科大学善志楼一楼大厅右前方，是捐友纪念屏。滚动栏里显示着：往年今日，捐献遗体者的介绍。几行字简洁利落，但蕴含着莫名的力量。

28年前，南京市一批离退休老同志自发成立了“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之友协会”，十几位退休老同志，推动南京市遗体捐献工作进入新阶段。我国著名的法医病理学家、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学科开创新人之一周雪良教授正是第一批响应者。那年，他郑重地签署了遗体捐赠的协议，成为南京市第一批“捐友”。

签署捐赠协议的23年后，98岁的周雪良完成了生前的心愿，将自己永远地留在了他热爱并为之奉献了一辈子的南京医科大学，成为了一名“无语良师”。正如他的遗言：“毕生所学就是治病救人，把自己献给医学事业，是我给年轻人最后一次学习的机会。”

周雪良并不孤单。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系主任张永杰告诉健康时报记者，近五年来，每年大概有100多位“捐友”完成捐献，在周雪良教授之后，已有1817位“捐友”在学校完成捐献，还有14512名“捐友”已进行了登记。

他们之中，有战士、有医生、有教师、有工人。年过九旬的殷逢樵老人和老伴徐景芳都是



# 遗体捐献者： 用生命延续生命

健康时报记者 张赫 侯佳欣

新闻背景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数据，截至2024年6月16日，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达6789609人，实现捐献例数达53251人，捐献器官个数达163962个。



南京医科大学实验员制作教学用标本。 南京医科大学供图

## 阅读提要

■ 2011年夏天，来自江苏宿迁泗阳一个农民家庭的李娟考上了南京医科大学。但入学仅两个多月，就被确诊为中晚期黑色素瘤。生命进入倒计时，李娟做了一个决定：将遗体捐献给学校。离开时是冬天。李娟生命临终时对守在床边的父亲小声地说：“我听到学校的120来接我了，我要回学校了。”她的故事被写进了医学伦理教育馆，每一年解剖学的第一堂课，老师们都会组织学生参观医学伦理教育馆，向李娟等全部的“大体老师”默哀致敬。

■ 6月6日1时20分，一通电话打破宁静。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实验室的实验师毛志远立马起身，按下接听键，在他看来，这是多年来“职业病”的条件反射。这是一通来自“捐友”家属的电话。短短1分钟的电话，有哽咽、有不舍，但最后只剩一句，“人走后遗体捐献，是他的心愿。”记下地址、约好时间，马上出发。在他们的世界里，白天和黑夜没有区别，因为一旦有登记过的捐献者离世，他们的工作就开始了。

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徐景芳曾是一名后勤兵，十多年前就签了捐献书。她说：“当时知道在医学院教学课堂上，因为没有提供给学解剖的遗体，只有老师能够操作解剖，学生只能在旁边看，很心疼。所以我想，把自己捐献给医学教学事业。”

钱宛汝是钱钟韩院士的女儿。钱钟韩院士是中国热工自动化的开拓者。2002年，钱钟韩院士去世，遗愿之一是把遗体捐献给南京医科大学。后来，钱宛汝和她的丈夫也一同捐献了遗体。她说，这样就能离父亲更近一点。

### 医学生的第一堂课

在南京医科大学“捐友”办公室，打开登记在册的“捐友”名录，李娟是南京第5497名“捐友”，她的年龄永远地定格在了18岁。

2011年夏天，来自江苏宿迁泗阳一个农民家庭的李娟考上了南京医科大学。但入学仅两个多月，就被确诊为中晚期黑色素瘤。

生命进入倒计时，李娟也开始为身后事做准备。想到开学时参观医学伦理教育馆时关于“捐友”的介绍，当时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对大体老师的尊敬，是医学生应该上好的第一堂课。”

于是，她做了一个决定：将遗体捐献给学校。

“希望能拿我做案例，让南京医科大学的科研人员研究出治疗新药，我也想永远留在这个梦开始的地方。让我去给同学们做第一堂课的教案吧。”

离开时是冬天。李娟生命临终时对守在床边的父亲小声地说：“我听到学校的120来接我了，我要回学校了。”她的故事被写进了医学伦理教育馆，每一年解剖学的第一节课，老师们都会组织学生参观医学伦理教育馆，向李娟等全部的“大体老师”默哀致敬。

“解剖学最好的老师不是临床教授，而是这些无语良师。”南京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学实验室主任古慕峰说，遗体捐献者曾鲜活地存在于这个世界，在他们签下捐献书的时候，都曾质朴地说：希望对你们有用。

在《系统解剖学》和《局部解剖学》等必修课程中，“大体老师”是所有医学生人生中第一场“手术”的“患者”。而这些标本，是医学生们的第一堂课：课程里不仅有医学知识，更有对生命的敬畏。

题图为南京医科大学学生送别李娟。